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十六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

疏 正義曰相問之禮下毛本無也字釋文集釋俱有於五禮上集釋有聘字毛本無今從集釋○云大問曰聘者聘之與問對文異散則通詩采薇毛傳云聘問也白虎通云聘者問也曲禮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聘小問義通鄭以此篇是言大聘之禮故云大問曰聘對下小聘曰問言也云諸侯相於者呂覽注云於猶厚也言聘為諸侯相親厚之道也云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者據下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也知大聘使卿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

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覲張旝孤卿建旝據矦伯之卿
之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矦伯之卿大聘玉人
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
組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
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於周禮司
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周禮舉大國此
舉次國蓋互相備今案郊勞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
內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矦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
堂則鄭同以此篇爲矦伯大聘之禮矣然要其聘之儀
節五等皆同所異者雖禮物度數耳云小聘使大夫皆
以大聘使卿明知小聘使大夫下經小聘曰問其禮如
爲介三介是又下其卿二等故知使大夫也云周禮曰
凡諸矦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者此周
禮大行人文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
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
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
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今案周禮言殷相聘與下記久
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閒久無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
齊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爲中鄭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而

相聘也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朝世一行之聘則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之疏亦不失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相聘與言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又聘義曰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兩注似異者褚氏云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于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今案之昭三年左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鄭之所據之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亦與周禮不合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禮經釋例云凡聘問覲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案聘禮聘賓至于朝

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祧始祖廟也又聘時及廟門公揖入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宗依神也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其禮亦重故主國之卿受之于禰廟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亦指朝宗覲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是聘問覲皆受之於廟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又引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是會同則於壇也至于士相見禮非問卿可比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禮若不親迎壻見注壻見於寢壻見之禮略如士相見之禮則士相見當亦於寢矣

聘禮君與卿圖事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

而

【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言命使人之事○鄭謂三卿也三卿皆國之大臣主政事者故與圖之周禮大宰職曰乃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鄭注上大夫曰卿王制又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儀禮釋官云大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是也釋官又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傅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今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略具於此　注云圖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聘故謂謀所聘之國古之聘者必擇有道之國而行之此常聘也又如告糴乞師之類亦行聘禮皆所謂聘故也可使謂謀出聘之

人卽使介是也云謀事者必因朝者古者諸侯每日視朝君臣相見故因朝謀之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卽路寢也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卽正朝也其三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諸侯無臯門外朝亦在庫門外三朝雉路寢燕朝有堂治朝外朝皆無堂論語攝齊升堂謂燕朝也燕朝又名內朝見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對路門內之朝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江氏永云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又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宁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路門內朝又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飮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業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告

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今案此聘禮略見諸侯三朝之制圖事命使在燕朝也及期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寢門外朝也則是治朝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則是外朝其餘行禮在治朝外朝者不倘多各隨文解之賈疏以大射爲射朝不知大射在射宮不在朝也又謂儀禮不見路門外正朝皆誤云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者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于楹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揖卿西面大夫少進北面不改鄭以燕禮行于路寢其面位如是此圖事在燕朝故約燕禮之文知亦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也江氏永云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于王朝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阼階西面見楯弓疏

遂命使者遂猶因也旣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

【疏】正義曰注云遂猶因也旣謀其人因命之也者此使者卿也在謀事之中故因與謀定而命之也書序傳云因事曰遂是遂與因義通云聘使卿者姚氏範云左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如公子

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等皆卿則使卿正也吳氏廷華云變卿言使者以所事名之也

使者再拜稽首辭

辭以不敢 [疏] 正義曰敖氏云使者少進而北面乃拜君親命之故拜而後辭異於傳命之儀也　又云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　注云辭以不敢者凡使才須敬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敬是也故以不敢辭

君不許乃退

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 [疏] 正義曰不許者不許其辭也云退反位也者言此退是反其西面之位非退出也必知退是反位者以受命者必進而近君違其位也曲禮曰揖人必違其位況拜君命乎不許乃退不再辭者臣惟君所使雖懼弗勝任而亦不敢避也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 [疏] 正義曰蔡氏云上介大夫為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今案亦如之如其再拜以下至不許乃退也　注云戒猶命也者儀禮內言戒者不一義有訓警者有訓告者此戒上介亦是命之為上介與命使者同故云猶命也　云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者上遂命使者即於圖事時命之此圖事既畢乃戒明不與使者同命

是有難易之分也敖氏云使者言命上介言戒異尊卑也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逆猶受也

〔疏〕正義曰黃氏丕烈云張氏淳於此注爲宰宰上及下注宰之屬也上皆增大字據陸也案賈疏述注無大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大字集釋載此注云諸侯謂司徒爲大宰有大字下注無○宰命司馬蓋以君命命之必命司馬戒衆介者衆介卑君不親命之也

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者案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云云是於三卿中更分爲上中下也故左傳有家卿介卿亞卿之稱家卿卽上卿也貳君事謂執政也云諸侯謂司徒爲宰者案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注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幷六卿爲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事省惟置一人一

小司馬也儀禮釋官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左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云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也今案諸侯不立冢宰之官以司徒兼之故亦謂司徒爲宰也互詳大射儀宰戒百官下云衆介者士也者衆介下經亦稱士介明以士爲之則上介爲大夫益明矣云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者此釋經所以命司馬戒之義也司士職曰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士爲司馬之屬官而掌士故云士屬司馬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亦司士職文彼注分使與介爲二謂士使自以王命使也此注引之則取爲介之文以證衆介爲士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云逆猶受也者爾雅說文皆云逆迎也禹貢同爲逆河鄭注言相向迎受故此注云猶受也衆介受命不辭者蔡氏云衆介無應對危辱之責爲君奔走職也故直受不辭○王氏士讓疑諸侯三卿經言宰命司馬戒

衆介是二卿皆在國理事堪使者惟司空耳今案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宰與司馬若出使自有小宰等官攝其命與戒之事不必泥也

右命使

宰書幣 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 疏 正義曰自此至所受書以行言授幣之事 注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經所云幣兼聘享問卿等玉帛言注專云聘者舉聘以該之也周禮司儀職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注謂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是用幣有多少也郝氏敬云幣所齎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是申言宰書之義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是也敖氏云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也

命宰夫官具 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 疏 正義曰云宰夫宰之屬也者詳大射儀云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者張氏爾岐云命之者宰也宰旣書用幣之數遂命宰夫使官具之吳氏廷華云官具謂衆官各備其所宜具也今案注旣云使衆官具幣而又云及所宜齎則官具者不獨幣

而已齎與資通下記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鄭注齎行道之財用也是凡出聘所空用者皆使其所掌之官具之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又曰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故以官具具命之也

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

疏正義曰期行期也敖氏云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姚氏範云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間具齎幣治行李庀家事容有旬日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當在此時今案據此則行無定期故經但云及也又敖氏以夕幣二字爲題下章其說是也　注云及猶至也者鄭注燕禮大射俱云及至也此云及猶至也義同云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者案下云厥明釋幣于禰是行日此夕是先行一日之夕也高氏愈云厥明將受幣啟行故先於夕展數而示使者重其事也方氏苞云視幣必以夕何也陳之卿載而舍于朝明日乃可與使者同時就道也禮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古文帥皆作率

疏正義曰此夕爲莫見于君夕之名左傳右尹子革夕是也與上夕字義異衆介兼上介言使者朝服則衆介亦朝服可知帥以暮見因陳幣視之

故注云視其事也盛氏云案此莫夕於君而君臣皆朝服
並其事也常時夕玄端云古文帥皆作率者胡氏承珙云
說文帥佩巾也率捕鳥畢也其統帥之帥作衛云將衛也
率領之率作達云先導也後世衛達二字廢不用而佩巾
之帥鳥畢之率俗爲將帥率由之字二字又互相通俗段
氏玉裁曰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書帥爲率
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
用率不同故也案鄭於經字則皆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
加段說以漢時通用之故今案覲禮帥乃初
事注亦云古文帥作率嚴本不誤詳覲禮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數

疏 正義日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下記日管
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
禮管人汲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云左傳楚
公子圍聘于鄭將入館子羽辭曰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
館人守舍人是管人即館人其職掌館舍明矣故鄭云管
猶館也又以此經管人布幕謂爲掌次舍帷幕者賈疏云
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
舍云爲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卽此布幕是也館人卽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也釋官云考周禮無管人之官而掌舍與幕人掌次職或當如賈所云也喪大記曰管人汲又曰管人授御者沐是掌沐浴亦其職也此經釋文云管人掌館舍之官禮記喪大記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則所傳異也云布幕以承幣者張氏爾岐云此幕非在上之幕乃布之地以爲藉者今案陳幣必先布幕以爲藉不敢褻也云寢門外朝也者此寢門卽路寢門路寢門外爲治朝之地故云朝也云古文管作官者惠氏棟云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作館據此則官與管通鄭不從古文者以此記及士喪禮禮記喪大記諸文皆作管不作官也云今文布作敷者詩敷于下土毛傳敷布也又書敷重蔑席說文首部引作布是敷布二字通鄭以此經布席字多作布故此布幕亦從古文作布也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

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

疏 正義曰注馬言則者校勘記云則徐

本誤作用○賈疏云官陳幣者卽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于地官陳幣于其上敖氏云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于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王氏士讓云皮北首馬北面皆鄉君左皮皮西上者今案馬言面生物也皮北首故以西爲左皮西上則馬亦然此官陳幣三字總皮馬束帛言下乃別言陳皮陳馬之法也　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者案享時皮馬皆在堂下使者親奉束帛加璧升堂致命享夫人則奉玄纁加琮故謂束帛玄纁爲此奉也賈疏云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今案聘夕幣時圭璋亦不陳故敖氏復云圭聘禮之重者也聘不可以預授俟使者明日受命于朝于是君朝服南鄉而主授之吳氏廷華云不陳玉者重器不褻于外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有皮之國主用皮無皮之國乃用馬故經先言陳皮之法而後言陳馬之法於言則以見用非皮馬並用也云馬入則在幕南者馬不可陳于幕上故在幕南而北面也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則字直貫下七字奠幣之幣卽指束帛玄纁言蓋束帛等可加于皮上不可加于馬上故用馬則奠于馬北幕上也馬北面以北爲前故云奠幣于其前云皮馬皆乘者物四曰乘

賈疏云下賓覿時云總乘馬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是皆乘也云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者胡氏承珙云據禮記注束帛不有卷稱鄭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奉故也馬言則者賈疏引下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與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故鄭亦不從也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

旣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 【疏】 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左西方也東上則使者在上介東次介在上介西 注云旣受行同位也者常時在朝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此旣受出使之命則位皆北面故云同位下記云使者旣受行日朝同位是也云位在幕南者以經云北面故知在幕南於覲幣便也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大夫西面辟使者 【疏】 正義曰此卿大夫謂處者也大夫本北面以使介北面乃辟之而與卿同西面故云大夫北面辟使者也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入告入路門而告 【疏】 正義曰敖氏云具謂所陳者已具今案出門左者出門東也 注云入告入路門而告者以夕幣在路門外故知入者入路門也

史讀書展幣

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西面者欲君

與使者俱【疏】正義曰注云展猶校錄也者謂取幣一一校
見之也　數也賈疏云幣謂官具之者非直所奉而已
云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者謂史依
書讀之賈人依所讀校之每者曰在驗其相符與否恐有
遺忘也儀禮釋官云書即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禮大
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
王是讀之者大史也云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
者以君南面使者北面史于西面讀之是欲其俱見之也
賈疏云賈人當在幕西東面讀之亦欲俱見之也敖氏云
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褚氏云史與卿大夫
同在幕東西面故展畢即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
而授宰矣空從注今案褚說是也吳氏疑義云此經第言
官下行時受圭乃言賈則夕幣無賈人可知今案
敖氏以展幣爲有司是也但當西面不北面耳
宰執書
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
史展幣畢以書還
授宰宰既告備以
授使者其受【疏】正義曰盛氏云告備具者言其幣一一與
授皆北面　書符無闕少也敖以具字爲衍非　注云
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史與宰皆在幕東西面讀書展
幣畢史乃以書還授宰也云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

皆北面者賈疏云宰以書來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使者使者北面授介三者皆北面向君故也李氏云據下文宰授使者圭授受同面

公揖入 揖禮羣臣 疏 正義曰入者入路寢以展幣禮畢故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 待旦行也 疏 正義曰此朝即寢門外朝也舍于朝官守之李氏云官從行之官入竟展幣之有司是也敖氏云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古者載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蔡氏云舍于朝者公幣不可以入私家也　注待旦行也謂侯厥明賓受命行乃隨之行也

上介視載者 監其安處之畢乃出 疏 正義曰官載幣而上介監視之重其事也　注云監其安處之畢乃出者請侯載者安處畢乃出也經未言出注補言出者明上介不舍于朝也出謂退歸或以出為行非

所受書以行 為當復展 疏 正義曰所受書即前上介所受於使者之書也以行謂以書入載隨行也　注云為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為至彼國境上當復展也○王氏士讓方氏觀承俱謂此及上二條當作一氣讀謂視所載物及所受書驗其相符否也今案上讀書展幣已是驗其相符與否彼時上介亦同視則不必再驗矣此二節注

說極明無庸更易也

右授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

疏 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使者與上介告將行釋幣之事○厥明夕幣之明日也禰父廟也朝服者賈疏云鄭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注云告爲君使也者象生時必告也云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者此賓卽使者以其將爲賓于他國故謂之爲賓以尊異之也又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大夫出使宜稱客此篇多稱賓者對文異散則通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又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鄭注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是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也大夫三廟告禰而已辟天子諸侯也方氏苞云古者五十命爲大夫至爲卿則年必長矣故出釋奠反獻薦皆曰于禰道其常也下記賜饗筮一尸若昭若穆上及于祖該其變也蓋

問有篤老而父尙存者云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者云凡非一之辭葢兼覲禮言也陳氏祥道禮書云覲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幣于禰于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今案釋幣有幣無牲告而不祭曾子問几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孔疏引皇氏熊氏之說諸侯以下無牲天子則當用牲也然釋幣雖不祭亦必設洗盥如祭時以執幣奠幣須盥手致潔也大夫祭設洗盥詳少牢饋食禮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更云主人者庿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

疏

正義曰此有司及祝皆大夫之家臣也祝詳少牢禮敖氏云室中奥也筵亦東面而右几主人在右在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於鬼神宜變於他時詔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不拜辟君禮吳氏廷華云祝習於神故先入右祝之北禰主東鄉告者而鄉

注云更云主人者庿中之稱也者案特牲少牢皆稱主人是主人爲庿中之稱故上云賓而此更云主人也云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者其辭當云孝子某奉君命使于某國以某日行敢奠幣告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

凡下出

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

【疏】正義曰出謂主人及祝皆出也　注云祝釋之也者據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告曰某之子生又云升奠幣于殯東几上故知祝釋之也此奠于几下即祝奠之云凡物十曰束者帛十端曰束猶脯十脡亦曰束故云凡也鄭注士冠禮士昏禮公食禮皆云束帛十端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儀禮士昏禮曰納徵玄纁束帛此云釋幣制玄纁束既夕禮曰公賵玄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又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凡用玄纁者皆玄三纁二故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也何氏公羊注亦云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曾子問疏云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然則玄三纁二據五兩言之也云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者案只與咫通字又作积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积與彼疏引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积何咨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常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案此注云朝貢禮

而周禮注引作巡守禮者賈氏旣夕疏云朝貢禮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據杜子春及鄭志之說則純四只謂其幅之廣也制丈八尺謂其匹之長也是以鄭注曾子問云制幣一丈八尺注旣夕禮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案十制卽十端五合卽五兩也丈八尺曰制是其一端二端合之爲一兩束十制計五兩也兩亦謂之匹襍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據此昏禮雖用二丈爲一端而其一束五兩一兩二端則同昏禮所以必用二丈者取成數其他禮幣則皆以丈八尺爲節謂之制其幅廣二尺四寸亦與布幅廣二尺二寸者異也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閒示有俟於神（疏）正義曰敖氏云其立東西相鄉高氏愈云幽明理妹故皆出以俟神之來格是也

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箏埋于西階東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疏）正義曰幣每端長有丈八尺則貢時固已卷之矣此云卷幣蓋卷以實于箏也埋于西階東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

階之閒此云西階東卽兩階閒也筭許士昏禮敖氏云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旣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褻之今案又入緊承上主人立于戶東二句似敖說是也曾子問小宰升舉幣注云舉而下埋之階閒舉而下卽此經所云取幣降也案祝眞之不使祝取以降者諸侯官多也

又釋幣于行

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故不蒙如之也

注云告將行也者以將有事於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謂古有始敎行之人後遂祀爲道路之神其名未聞也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冬祀行是也云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祭法文是大夫亦有常祀也但出行則又告之耳云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者檀弓曰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鄭注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孔疏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

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案檀弓以此爲殷道則周道也不如此矣故旣夕篇不言毀宗躐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與此注及檀弓注同吳氏廷華云彼據喪禮故以廟門言若常位當在大門外之西其說似可從餘詳下記出祖釋軷下云不言埋幣可知也者言此幣亦埋之不言可知也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案祭法注亦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是皆舉漢法爲況也

遂受命

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　注云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者據下帥以受命言也云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者斯時釋幣于行已出在門外故即往朝不復入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如其於禰與行【疏】正義曰盛氏云眾介亦當有告禰之事經不言者略也

右將行釋幣告禰與行

上介及眾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上【疏】正義曰自此至斂擯言賓介往朝受命卽行之事○方氏苞云介必偕集于使者門外然後序入于朝無參錯也　注云東面北上

者賈疏云依賓客門外之位也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

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爲旜又曰孤卿建旜至于朝門使者北面東上古文旜皆爲膳 疏 正義曰帥帥介也朝治朝敖氏云受命于朝亦曰下事之言也朝益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門外是也 注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者載謂載于車上敖氏云此載旜爲將受君命以行也使事于是乎始于故以其旗表之兩引周禮皆司常文李氏云旜通以絳帛爲之無他色之飾所謂周之大赤也云至于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者案朝之門謂庫門也庫門而謂之朝門者蒙經朝言之庫門朝之外門也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江氏永云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臯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外其他言君復于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繹之于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郊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又云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

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今案江說是也又戴氏震謂天子亦三門無庫雉作三朝三門考其言曰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又言諸侯宗廟社稷皆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亦精妙又宋劉氏敞亦有天子三門之說見公是先生弟子記此注云至于朝門謂使介車至庫門止而下行少立于庫門外北面東上以俟君之進之也賈疏以朝門爲皋門外誤敖氏以爲雉門外亦非云古文擔皆爲膳者胡氏承珙云說文擔爲旃之或字周禮儀禮皆作擔古文作膳者假借字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

君使卿進使者

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己

疏

正義曰敖氏云此在朝因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外也使卿進使者重其事也今案進使者謂使者先在庫門外進之乃

入卿大夫皆西面北上者賈疏云此依展幣之位大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介亦同展幣北面東上**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疏正義曰入謂入庫門雉門至治朝而北面東上也其左使者西面也盛氏云經云上介立于其左則與使者俱進矣衆介猶在故位　注云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者謂進之使近便於聞命也釋文云近附近之近云接猶續也者下經賓立接西塾注云接猶近也喪服傳以時接見乎天子注云接猶會也蓋隨文生義廣雅亦云接續也此言上介立近使者可接續而聞命也敖氏云上介必接聞命者為使者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今文繅作璪疏正義曰朱子云注在官上疑有庶人二字校勘記云賈楊氏作價案賈正字價俗字○圭瑑圭也下注引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此典瑞文又考工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言八寸者彼疏云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

臣宏四寸今案此經是侯伯之禮則瑑圭六寸也論語執
圭包注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氏永云大夫
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
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
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
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
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
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蔡氏禮經本義引周章成云聘圭
與封圭不同封圭唯朝王及兩君相見用之若遣使出聘
所用之圭下于封圭一等所謂瑑圭也櫝藏玉之器李氏
云依南也論語曰龜玉毀于櫝中郝氏敬云玉比忠信詆
玉傳信必面命使者然後授之賈人西向跪取敬也不起
跪授也敖氏云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于其右亦坐
受之吳氏廷華云宰貳君故代君授受　注云賈人在官
知物賈者儀禮釋官云王制庶人在官者注謂府史之屬
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少儀臣致禭於君
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賈人知物善惡也案周禮序官
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
人諸職皆有賈此賈人當爲府官之屬周禮玉府內府皆
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與此經合也云繅所以藉圭也者李氏云繅者以韋依木畫以襍采以之薦玉又以五綵組繫焉有事則組或垂或組屈之垂者垂之向下屈者屈之于手凡言屈垂者皆據組言之今案李氏謂屈垂據組言是也但組與韋版同一物不得分爲二故經云垂繅屈繅也敖氏則謂繅以帛爲之與鄭異詳下記皆玄纁繫長尺絇組下云其或拜則奠於其上者據覲禮記奠圭于繅上言之是釋繅所以藉玉之義然經之所謂有藉則裼無藉則襲者乃指束帛言非謂繅也疏家有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誤辨見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云今文繅作璪者胡氏承珙云周禮司几筵加繅席畫純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率之藻典瑞注同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祇釋繅義不破繅從藻故注此經皆從古文作繅今文作璪者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璪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璪而以繅爲繹繭之字與鄭義異今案下記圭與繅皆九寸注云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則古文之本又不同矣覲禮奠圭于繅上注云古文繅作璪此古文疑今文之誤

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

疏正義曰注云屈繅者斂之者謂斂並者而持之於手下注云屈繅併持之是也云禮以相變為敬也者謂一並一屈相變也江氏筠云自賈人取圭至上介授圭賈人几四授受並繅與屈繅相間鄭注謂禮以相變為敬也敬君善謂蓋相變以為儀然亦莫不有義存焉也蔡敬齋本義錄高紫超說曰並繅以示文屈繅以示敬筠謂此所以一坐一屈者郎上展幣之謂耳賈人啟櫝取圭解組繫以呈之宰宰得而省視之則斂繅以授使者使者受而開視因執以受命于公受命訖郎以示上介上介既辭視則屈授賈人命藏諸櫝賈人之所以必並繅授宰者一以明典守不失又以便尊者之術之也宰之所以屈繅授使者付重物於人安整理斂束以示付託之慎也使授上介並而不屈者聘使有故則上介當攝其事故須令省識之又其後入竟展圭但上介北面視之而賓不視其行聘時賓但受上介圭襲執之而繅不並介賓有代賓展視之義故賓其授時安如此也其聘時賈人並繅授上介上介屈繅授賓者蓋其義與初同於臨時復加審慎耳至歸反命使者執圭並繅北面者並以呈見于君明使命之不辱猶賈人執展遵屈繅立于其左者特以其事未至追賓受上介璜則亦

（按：原書自右至左直行，末二行依次為：）

鄭注謂持之告在之意宰既受玉則屈而持之其上介執

遵屈繅立于其左者特以其事未至追賓受上介璜則亦

繅之以致命以其儀與圭同故經云亦如之也敖氏謂賓襲執圭不言繅繅可知郝氏謂執瑱而繅瑱不呈也蓋皆以相變爲說者恐皆非是戴氏震云賈人啟櫝取圭垂繅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繅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繅斂其繅而併持之明已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繅于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繅與櫝爲類聘享皆不以繅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今案江氏戴氏之說是也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少儀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故於公左授使者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正義曰云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者禮經釋例云凡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相鄉者謂之訝授受相鄉謂對面也同面如此經使者北面宰亦北面是也詳士昏禮吳氏廷華云宰君左西面使者亦轉而西面在宰之左案吳氏所以易注者蓋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圭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西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面授之耳故云宰就也云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者此命即聘時致命于聘君之命也必授圭乃出命者以命藉圭而通也楊氏

復云受命莫重于受圭故圭所以致君命而通信誠也故氏云于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謂同面授受者其左右如此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禮經釋例云詳賈意益以獻酢酬之授受皆並授也考鄉飲酒禮主人南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是訝受非並授明矣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

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疏】正義曰[illegible]云失誤易例○使者受命又重述之以備遺忘恐有失誤也既述命乃以圭授上介或謂宰述之者非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眾介不從

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

【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此圭宰與使介遞相授而終以屬賈人責有所專也吳氏廷華云出授非眾介事故不從今案上介出授還入待使者出乃隨出也　注云賈人將行者以其從行故以圭授之使藏諸櫝也賈疏云對上賈人出圭者是西者也王氏士讓云賈人取圭授宰後即趨以櫝出而待藏則一賈人也義亦可通云在門外北面者李氏云如使者門外之位也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覜聘

【疏】

正義曰注半圭毛本作珪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釋文作妃云本亦作配集釋作妃覜葛本集釋俱作類今案覜是也○束帛加璧謂以璧加于束帛之上也加琮亦然皆如初者謂受璧璋琮三者皆如受圭之儀也典瑞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則三者亦皆有繅矣張氏爾岐云束帛玄纁前授幣時已授矣此復言者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彼言之如云享時來帛上所加之璧玄纁束帛上所加之琮耳盛氏云此時惟受玉乃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於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得之故云復取而合諸璧琮非 注云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字皆作享不作饗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故云享獻也云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者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是圭璋已聘則還之唯受其享之璧琮幣帛而已故繼聘而行享所以厚恩惠也覲禮既覲後則行三享較聘為尤降云帛今之璧色繒也者繒為帛之總名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帛如今璧色繒也賈兩疏俱未

能還出實據秦氏蕙田云享君束帛之色經無明文鄭以爲與璧色同亦未詳何色盛世佐以爲色素亦恐未然今案敖氏云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蓋以享君束帛亦用玄纁也其說似是古禮幣多用玄纁色於享君不言玄纁享夫人乃言玄纁畢後以包前耳其實一也云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國小君也者夫人與國君同體而國君又與己同體故聘享及之敬其君以及其夫人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此之謂矣云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者公羊傳曰璋判白何注半圭曰璋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白虎通曰半圭爲璋方中圜外曰璧圜中牙外曰琮鄭注大宗伯云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琮取陽全陰半之義璧圜以享君琮方以享夫人是取天地配合之象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恃達不用束帛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鄭注圭瑞也孔疏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注云束帛有加往德也者有加謂以束帛爲藉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孔疏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以表往歸於德故也引周禮者典瑞文義已詳前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據此則琮宜用錦今聘禮享夫人用束帛加琮不用束錦者避享后也又據小行人注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二王後享用圭璋于諸侯亦用璧琮子男於諸侯用琥璜詳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下江氏永云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小行人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邪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

遂行舍于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使下楊氏有者字○郊近郊也云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者案下經使者歸及郊朝服載旜歸及郊而衣朝服則行時于郊脫舍朝服明矣必脫舍朝服者下記歸使衆介先注云吉時道路深衣明在途不服朝服矣或以舍爲止舍非引曲禮者釋遂行之義蓋賓是日自朝服告禰入朝受命即行至是乃改服深衣也

斂旜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斂藏也【疏】正義曰初時入朝載旜以表其事至是斂之以行道未有事故也載者載於車上斂者藏於車中故云斂藏也

右受命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

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執策立于其後言過他邦假道之事○過邦謂道所經歷之邦非聘國也竟與境通經典多作竟朝外朝卽所過國君之朝也敖氏云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此朝謂大門外吳氏廷華云使次介者上介式賓誓衆也凡有言用束帛無庭實蔡氏云奠幣奠束帛于地不敢直授以明敬也　注云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者至竟抵所過國界上也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賓之禮今案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為鄙我晉以璧馬假道于虞雖屬詭謀然亦可證假道之禮春秋時猶然矣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為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云將猶奉也者郝氏敬云將命奉主君之命以請也云帥猶道也者道與導同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疏】

正義曰下大大夫彼國下大夫也取取幣也李氏云言逆者容其中有辭讓之節非爲許之而受其幣或曰此與幣受幣與常時授受禮異者皆以假道禮略且不欲久稽過賓也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

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秣徐作抹誤○餼之謂所過邦餼之也上賓郎使者也牛羊豕具爲大牢積謂給賓客道用者　注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餼猶饋也不曰饋而日餼以有生牲也下歸饔餼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是也服注左傳餼牽竭矣以爲腥曰餼蓋對牽言之此聘禮篇內所云餼則皆指牲生言釋文云牲腥曰餼謂殺而未熟非也云餼猶稟也給也者賈疏云於賓爲稟稟者受也于主人爲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者謂以爵之尊卑爲等殺也吳氏疑義云假道致餼其禮無考鄭以此經歸餼及餼賓二禮約言之今案注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者是大夫餼賓禮也云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

是主君歸餼禮也米設于中庭亦據歸餼言之但歸餼禮
士介米百筥設于門外耳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東帛者亦
歸餼禮也羣介則牽羊馬又大夫餼賓禮也云上賓有不
十車芻二十車者鄭自爲說也禾以秣馬詳下設餼節門
外米禾皆二十車下李氏云言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薪
且獨上賓有之耳又李氏心傳云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
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敖氏云其禮者賓則大牢上
介則少牢牽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不
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餼積唯
若是所以降于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爲
不厚矣張氏爾岐云介但有餼無積今案經文上賓大牢
積唯芻禾是專言餼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
衆介言也二李氏及敖氏張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
仍有庭中筥米亦與經不合又謂上介衆介皆有芻禾考
主君歸饔餼士介無芻禾豈過邦餼賓反優于主國待賓
之禮邪以是知上介無衆介皆無積矣○又案注云上賓禾
十車芻二十車者蓋以此禮當殺於歸饔餼而大大餼賓
又無芻禾故約設飧上介禾十車芻倍禾之數爲說也據
此則上介無積飧明矣

士帥沒其竟

沒盡

疏 正義曰帥毛本誤師○祭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其

境盡彼國界也今案周語候人爲導夏官候人士爲之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

疏正義曰策毛本作筴校勘記云嚴徐本敖氏俱作策釋文作筴云音策集釋通解楊氏亦俱是筴今案說文策馬箠也下从朿顏氏家訓五經文字皆以筴爲策之訛俗字故張氏識誤據釋文改策爲筴而戴氏震駁之是也今從策石經作策誤多一筆注史於毛本史誤使校勘記云嚴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史盧氏云勅當作勅○儀禮釋官云史讀書謂誓戒之書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史主書案彼諸侯相朝法此大夫出聘亦當有史從也掌客疏云史大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大史也吳氏章句以爲大史恐非釋官又云此司馬執策乃司馬之屬官從聘賓行者左傳宋華耦來

盟其官皆從之孔疏云聘禮有上介衆介至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縣蠻之篇言大臣出行從臣隨從是大夫出使有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為君聘則司馬當為公臣周禮大司馬以下至伍長皆得稱司馬故有公司馬兩司馬之稱此司馬蓋其類也　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者以經云誓于其竟明是誓于入竟之前使所過勿犯經乃言于士帥沒其竟之後者先言士帥以終假道之事耳鄭恐人疑為旣出竟乃誓故特明之謂使次介假道時即止而誓也云賓南面專威信也者以士衆從行在外待賓為統率故使南面以專威信耳云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者以衆介北面東上明從行之衆皆北面可知故讀於其前使衆共聞也褚氏云史讀書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末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旅五百人也引之以見卿出從行甚衆恐有犯禮纍掠之事故誓之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者言司馬執策立于史後明書在而法隨之有犯必罰也

右過邦假道

未入竟壹肄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肄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不習私事言將至隊習威儀○校勘記云壹釋文集釋俱作一黃氏丕烈云張本改壹為一據陸也段曰一是今案石經嚴本俱作壹仍從石經 注云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者言經所云竟是所聘之國竟也未入者將至而未至也下經云及竟則已至竟矣云肄習也者以此云肄下云習其義一也說文亦云肄習也盛氏云壹肄謂一次習之而已對下展幣凡三次而言也郝云壹遂一也非

為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壝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築壇而卑曰壝壇壇卑故畫階必畫階者習升降之儀也 注云壝土象壇也者案周禮邑人社壝注云壝謂委土為埒壇然則壝土即委土也賈疏云覲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土為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張氏爾岐云壇須築土高厚有階級壝則略除地聚土令有壇形而已又張氏以壝為壇名與放同恐非鄭意云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者鄉即南鄉北鄉東鄉西鄉也習禮須明所鄉今帷其北則所鄉自明可憑依以肄習也云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者鄭注覲禮云宮謂壝土

爲埒以象牆壁此則不壝土爲埒亦不畫地爲外垣也吳氏廷華云不畫外垣禮所不及也

朝服無主無執也

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

【疏】正義曰敖氏云必言朝服者嫌肄聘儀則常如聘服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與盛氏云道路常服褻衣至是乃易朝服者以習儀並之也不皮弁下於聘也敖說非　注云不立主人主人尊也者以主人是主國之君位尊不敢以人象之也云不執玉不敢褻也者玉重器不敢褻陳之也云徒習其威儀而已者徒猶空也謂空習之無所執也敖氏云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今案下云習享則此專習聘可知鄭言玉不言帛者聘時圭特故也敖說未旳

介皆與北面西上

入門左之位也古文與作豫

【疏】正義曰敖氏云言皆與者肄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　注云入門左之位也者謂下正聘時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也李氏云賓行聘時介止于此然則所習者習廟門內之禮云古文與爲豫者詳士昏禮

習享士執庭實

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

【疏】正義曰實謂實于庭者也敖氏云對堂上之幣而言故謂之庭實劉氏台拱云享之

庭實不見其數疑無常數今案此云執庭實則玉帛亦不執也　注云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者庭實或以馬或以皮此言執故知爲皮也下享時經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又賓升致命張皮是其有攝張之節也

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命者也　疏　正義曰公事謂君之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注云公事致命者也私事謂私覿私面也賈疏云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

右豫習威儀

及竟張旜誓及至也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旜謂使人維之　疏　正義曰自此至遂以入竟言賓至竟謁關迎入之事○張氏爾岐云誓亦誓戒從人使勿犯禮　注云張旜明事在此國也者以過邦假道不張旜至是張之示事在此國也云張旜謂使人維之者周禮節服氏掌朝覲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鄭注維維之以縷鄭司農云維持之明此張旜亦然但人數未聞耳

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以幾異

服識異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識釋文作幾云本亦作識集釋亦作幾○周禮司關曰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鄭注謂朝聘者也敂關猶謁關人也儀禮釋官云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關尹當中士為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食為之賈疏謂司關為都總居在國都每關二人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為之告王據經謁關人而後入竟則關人自是竟上每關關人賈說分析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韋注引周禮司關云及此經為證是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猶天子有司門諸侯謂之門尹也　注云謁告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者竟上為關者鄭注地官序官云關界上之門是關在竟上也賈疏謂天子十二門有十二關據啓廢六關則諸侯半天子也云以譏異服識異言者案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注關竟上門譏呵察孔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為異言之人防姦偽察非違據此則異服上當有禁字或注本脫也

關人問從者幾人

欲知聘問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其陸氏曰本或作供同後放此○賈疏云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不敢輕

問尊者注云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以卿聘從人多大夫問從人少故知其從人之多寡卽知共爲聘爲問也凡道路給賓客之用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是皆有司所當共者故欲知人數且爲備委積也敖氏云欲知其人數所以防奸人令案關人之問蓋亦兼有此義

以介對

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 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此以對者執以使者也使以介對是謙也蔡氏云止以介數對不欲以餘隸煩主人也義亦通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鄭此注本之以立說非直引聘義之文耳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者以聘使代君交鄰國是以副之介以貴之聘義曰所以明貴賤也是也引周禮者大行人文詳篇首鄭目錄下張氏爾岐云不以從者對而以介對亦以知介數卽爲聘爲問可知其從者多少亦可知也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

疏 正義曰經義述聞云

遂以入竟竟字因下入竟而衍故鄭注曰遂以入入下無竟字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且賓至于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謹案述聞之言是也但石經相傳已久今仍之而姑錄其說於此

注云問所為來之故也者上闕人但問從者幾人未問來故故此使士問之敖氏云使者既謂闕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闕人以告於君于是君使士請事李氏云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此其對辭云遂以入因道之者謂道之使入也此請事之士疑即訝士儀禮釋官云周禮掌訝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迎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曰君使士迎于竟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于竟疑此士即訝士也

右至竟迎入

入竟斂旜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斂旜變於始入【疏】正義曰自此至賈人之館如初言此入竟三度展幣之事注云復校錄幣重其事者前授幣時巳展之此復校錄是重其事也經不言擴增則是因舍展之也郝氏敬云展展視玉帛皮馬之類恐遠道齎持疏虞也云斂旜變於始入者始入時張旜示有事於此國今既入竟率其行道之常故斂之前出時至郊斂旜注云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是也故云變於始入也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淸也側幕而坐乃開櫝【疏】正義曰布幕亦布於地也李氏云賓誓則南面專衆也展幣則西面將命也史氏廷華云賓立于幕東西面異於夕幣之位賈人北面以賓西面故也盛氏云介皆北面東上則上介與衆竝立也及視圭之時上介少進注云拭淸也者爾雅釋詁文謂拭之使潔淸也敖氏云拭圭者就櫝拭之故下乃云執云側幕而坐者謂坐於幕邊開櫝取圭也

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疏】正義曰云持之而立告在者賈人告賓也

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疏】正義曰經無進文以言退知之

退圭

圭璋尊不陳之【疏】正義曰敖氏云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藏之於楨　注云圭璋尊不陳之者謂執展之即退不陳於幕上對下璧與幣同陳言也賈疏云下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并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

退會合也諸於也古文曰陳幣北首【疏】正義曰敖氏云退退復位也注云會合也者爾雅釋詁文謂合璧與幣而加於左皮上也李氏云幣束帛也享用束帛加璧故今亦合而陳之盛氏云至是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與授玉異日未嘗會也必會之者見其用之之法也鄉射則薦諸其席亦訓於廣雅釋言文云古文曰陳幣北首者古文皮作幣鄭不從者下云北首皮可言首幣不得言首也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前幕上【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上楊作南○案經云其前謂馬前馬在幕南北面故其前當前幕上也幕設之有前後若作南則奠幣在幕外矣楊本非自陳皮北首至此與授幣時陳之之法略同唯有璧爲異耳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

介不覿賓於君也賈人旣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疏】正義曰注以賈人告於上介二句專指展夫人之聘享言之故云上介不覿賓於君也故氏謂告者告之以展聘享之幣玉已畢則乘君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後人多駁上介不覿之說謂經明言亦如之何獨不覿乎褚氏云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合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覿之枉內蓋君之聘享上介覿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覿俟賈人告而轉告于賓蓋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于賓差降之義也若上介旣覿賈人何必再告之安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注義亦長今案褚說是也賈人上介本皆北面告上介則賈人轉而南面告賓則上介轉而東面以賓西面故也放而文禮器文

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敖氏云注云及者卽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蓋兼問卿面卿問大夫面大夫之幣皆包之矣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者此有司卽前官載其幣舍于朝者也自展自告謂有司自展之幷自告賓也○賈疏謂私覿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己物非公家所給其說非方氏苞云賓與上介私齋幣馬義雖未安

力或能具士介何從具此周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明云使者所用私覿賈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以曲護己說誤矣江氏永云私覿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惠氏棟吳氏廷華張氏惠言皆辨之

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正義曰詩魯頌孔疏及爾雅釋地邢疏引此注侯下皆有四十里三字子下皆有二十里三字各本脫今據補校勘記云男十里下集釋無也字○及郊又展亦是因舍展之如初如入竟展幣之儀也　注云郊遠郊也者以下云賓至于近郊知此及郊爲遠郊也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是也云遠郊百里者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者大司徒職曰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夫天子畿內千里而遠郊百里則上公封五百里遠郊五十里侯四百里遠郊四十里伯三百里遠郊三十里子二百里遠郊二十里男百里遠郊十里是其差也若如譌本注文

謂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則是合侯與伯子與男爲一非所謂差矣且郊之里數原視地廣狹爲制豈有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各殊而郊制必合爲一之理哉賈疏申鄭義云男畿方千里王城居中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不言侯與伯同子與男同是賈所見本尚未譌脫也又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各以其國封疆十之一差去國之數爲遠郊也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據此亦是中明鄭注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之說知李作集釋之時此注亦尙未譌脫與孔邢二疏所引合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郭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可知近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譌脫之注牽合附會失之或曰尚書大傳分郊之制爲三等非歟曰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之制

非周制也亦不得為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云近郊各半之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子近郊半遠郊五十里則上公近郊二十五里侯二十里伯十五里子十里男五里也

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己者就焉便疾也

【疏】正義曰注賓館校勘記云賓監本作官訳○敖氏云幣亦兼王而言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為禮則不暇及之矣方氏苞云入竟而展及郊再展及館三展雖載以任犛尚虞頓撼又皮帛則燥溼不時宜頻展也　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者朱遺人職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鄭以賓尚未至近郊則此館非國中之館故以遺人候館解之候館五十里即有則遠郊內自有之矣言可以小休止沐浴則可於此展幣也云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吳氏廷華云環人訝士皆當見賓于館又或主君加禮有遠郊之勞並須受于館故就賈人之館展之便疾也且見賓從不一館矣○蔡氏云館國中舍也即後卿所致者

此以展幣而連及之盛氏云展幣皆於館舍非如習儀之於壝壇也此云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前聘一日也次于此者因上事而終言之今案經內言館似俱指國中之館言蔡盛說亦可存故並錄之

右入竟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疏 正義曰自此至遂以賓入言賓至近郊君與夫人使人勞賓之事○賓至近郊張旜蓋漸近國都故張之以自表也敖氏云此後不見斂旜之節至館爲之可知勞謂勞其道路勞苦使卿亦以其尊也主君至于朝君則親郊勞　注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者上使士請事特知其爲聘事而來猶不敢必行聘於本國故又使大夫請之謙之至也至下大夫反告乃執主人之禮勞之禮之節次如此敖氏謂請行爲速之之行褚氏云尚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之說爲得盛氏亦以敖說爲非吳氏廷華云知其來聘矣又請行者或兼聘他國須先往也云其服皆朝服者

謂士請事大夫請行皆服朝服經時于此見之舉後以該前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則使人郊勞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此使者勞賓也又云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此聘賓儐使者也又夫人之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棗蒸栗擇賓之受如初禮儐之如初此聘禮之郊勞也君用束帛夫人用棗栗覲禮侯氏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此王使人勞侯氏也又云侯氏乃止使者侯氏先升授几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此侯氏儐使者也此則覲禮之郊勞也用璧至于聘禮郊勞用朝服覲禮郊勞用皮弁聘賓儐勞者用束錦乘皮侯氏儐勞者用束帛乘馬皆陛殺之義也亦有不郊勞者聘遭喪不郊勞注子未君也小聘日問不郊勞注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皆禮之殺也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謂入朝也覲禮郊勞舉侯氏遂從之注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其同儀竝

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

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

疏

正義曰注者與今注疏本作與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與字與疏合嚴本與作者張氏曰注曰其有來者者巾箱杭本同監本無一者字案釋文云者與音餘益傳寫者誤以與字作者爾監本以其重複遂去其一尤非也從釋文朱子曰此非疑詞不當音餘複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也今衍褚氏云與字連上讀乃起下之辭非誤今仍之　注云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者謂問卿所以來之事也云入告入北面告賓也者賓在舍有主道故出門西面者出閣東也入北面告者賓當在阼階西面也敖氏云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云毋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者此舍卽廬宿市之類塗中所以止客者故所至皆有其有事來舍者無不出請入告卽上士請事大夫請行是也云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者謂前此不言出請入告獨于此言之者賓來益近則益尊寵之其儀文之記錄亦益詳也李氏云春秋傳魯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敢辱郊使致館辭曰敢辱大館王氏士讓云此禮至春秋時猶可見也

勞者不答拜凡爲人使不當其禮

疏 正義曰勞者卽卿也餘詳士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

拜賓不荅拜下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

疏 正義曰賓揖先入導之也敖氏云惟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　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儐使者如初之儀及還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言升堂決之其注司儀亦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彼疏云聘禮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方氏苞云受勞不升堂當以此經爲正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東面鄉賓

疏 正義曰此在舍勞者有賓道故入門左而東面也致命致其君命　注云東面鄉賓者以斯時賓在舍門內北面也

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

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

疏 正義曰注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者以命是主君之命故北面聽命儼若君在然桼氏

蕙田云賓初入門西面以在館如主人也及聽命乃北面從臣禮也敖氏云入門卽北面非云少退象降拜者以受幣當降階拜今不升堂故少退而後再拜稽首以象之

授老幣老賓之臣　疏　正義曰此老賓之家臣也詳士昬禮

出迎勞者欲儐之　疏　正義曰注末集釋有也字○敖氏云勞者出俟于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迎而告以欲儐之之辭吳氏廷華云出迎儐之受命後不卽儐者不以臣事于君命

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　疏　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乘皮之設爲庭實則當在庭乃設之於門內者以儐勞者在庭故也王氏士讓云賓設乘皮而儐則用束錦者將其貴者也云皮麋鹿皮也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當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鹿皮四分也

賓用束錦儐勞者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　疏　正義曰敖氏云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禮經釋例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儐詳士昏

禮納采問名禮畢擯者出請醴賓下今案此郊勞後行儐禮以勞者爲賓賓爲主人故注云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

勞者再拜稽首受

稽首尊國賓也

疏

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國賓也者賈疏云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拜法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亦有非君臣而再拜稽首者如聘禮聘賓儐郊勞及歸饔餼使者受幣送幣皆再拜稽首主國之卿饋賓賓再拜稽首受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此皆相敵者之禮也皆尊之故盛其威儀又不可以常禮論也惠氏棟云賓用束錦儐勞者此儐幣乃彼國君之幣故受者送者皆稽首方氏苞王氏士讓說略同今案加惠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爲說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

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

疏

正義曰賓亦稽首送者報之也注云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者李氏云若鄉飲酒賓受爵主人送爵各拜于其階上北面也敖氏云案注云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放儐于堂之禮也今案此儐禮雖行之於庭

而賓主皆北面拜有似於堂上主在阼階上北面拜賓在西階上北面拜故云象階上敖之說得之上賈疏以受爲誤謂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褚氏云注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句言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賈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三節看誤矣盛氏世佐張氏惠言並同褚說是也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 疏 正義曰李氏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之然勞者出執皮者從之出勞者之從者訝受之注知東面揖者以執皮者在東勞者在西故也從敖氏據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謂此亦北面揖之褚氏云公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爲君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爲是盛氏世佐說同

〇以上君使人勞賓之禮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 疏 正義曰簋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聶氏集釋敖氏俱作簋注同釋文作簋云本或作簋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簋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俱作簋張氏曰釋文明著內外方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從釋文案冬官玉人注疏及覲禮疏引此經並作簋地

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疏謂皆據外而言審此則釋文之誤顯然張氏從之非也說文曰簠黍稷方器也簋黍稷圜器也此許君之義與鄭不同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云陸作釋文時蓋據一本作簠者釋之故云簠音甫或作簋也然據鄭注本作簋又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簋方是簋字非簠字也況唐石經作簋嘉靖本乃從宋元豐本覆刻之亦作簋則此字斷宜從唐石經及宋槧本不必因陸氏偶據別本而致疑也戴氏震校集釋亦云據鄭注當以作簋爲正段氏玉裁儀禮漢讀考云賈疏曰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鄭周易注受斗二升依旅人簋實一斅之云是賈本作簋也宋刻單疏本作簋字四見不作簠今本皆改爲簠則受斗二升之云不可通矣又段氏注說文簋字云許謂簋方簠圓鄭則云簋圓簠方不同者師傳各異也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簠圓曰簋周易二簋可用享鄭注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已上可證鄭確謂簋爲圓器今案簋圓而竹簋不圓故云方若簋本方則經不必贅言方矣又鄭義既以簋爲圓器倘經本作簠鄭必破簠爲簋今鄭不破字可證舊本相傳作簋後人因說文簋方簠圓之訓誤改爲簠耳此字當從鄭義爲長鍾本亦作簋○李氏云大夫對卿爲下大夫夫人

使下大夫勞賓降於君也被表也玄被纁裏竹簠方之衣也禮經釋例云士昏記笄纚被纁裏此玄被纁裏蓋夫人與士婦之差矣敖氏云夫人亦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而聘享己也今案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引此經爲證彼疏云玄被者以玄纁爲表被聘禮諸侯夫人無案直有棗栗此后勞有棗栗又有案棗栗亦盛於竹簠也　注云以竹爲之狀如簠而方者簠本以木爲之又有以瓦爲之者其形皆圓此以竹爲之而方故云狀如簠而方也筥亦以竹爲之故云如今寒具筥漢時筥以盛寒具與竹簋盛棗栗用亦相同寒具見周禮籩人注御覽引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餲汪士鐸云寒具蓋餅屬後漢弟五倫傳注引華嶠書人有遺母一笥餅者笥筥屬也云筥者圜此方耳者詩維筐及筥毛傳圓曰筥是也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

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蒸敖作烝○其實謂實於竹簋方也棗蒸栗擇詳特牲記　注云兼猶兩也者案士冠禮兼執之注云兼并也彼謂一手兼執此則兩手兼執之故云兼猶兩也云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者敖氏據士虞禮謂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鄭互異褚氏云授受之法左

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者所謂受授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于西面左手執者設于東邪未可據以難注今案　褚說是也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 受授不游手愼之也 疏 正義曰受謂賓受授謂大夫授不游手謂不空一手是愼之也義幷詳上

賓之受如初禮 如卿勞之儀

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

疏 正義曰注請道毛本作導校勘記云嚴徐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道○儐之如初謂如儐卿之儀也敖氏云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賓儐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入入國門也　注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者上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云遂以入因道之明此云遂以賓入亦道之以入也請道當有辭故知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此注似可疑上儐卿勞者出明云賓送再拜則此送之

亦拜可知經不言者蓋已統於如初中矣賈疏舉公食禮使大夫戒賓不拜送遂從之爲側不知彼無儐禮與此異覲禮侯氏儐使者送于門外再拜遂從之此當與彼同賈因注言不拜遂分別尊卑則岐而又岐耳○以上夫人使人勞賓之禮

右郊勞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疏正義曰自此至衆介皆少牢言賓初至不即行禮主人致館設飧之事○至于朝此外朝也外朝在庫門外故李氏云朝大門外之朝也但李以大門爲皋門則沿賈之誤辨見前注云賓至外門亦謂庫門也諸侯三門庫門在外故曰外門王氏士讓云賓未相見不先即館而必至于朝者明奉君命而告至也云先君之祧者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

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隱七年公
羊傳何注云禮聘受之于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
美于先君且重賓也是其稱先君之義拚拚釋文云灑埽也
少儀埽席前曰拚說文作叁云埽除也拚是假借字案析
言之則拚是埽席前之名渾言之則凡埽皆可云拚也此
經云拚蓋謂廣埽廟之內外不止席前也　注云賓至外
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上以賓入者既
告于君乃出釋此辭也云主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主人
主人接賓之辭者案下行聘享時皆稱公此變公言主既
是接賓之辭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者以經言主
拚以俟明是至即欲受之不敢稽延也云遷主所在曰祧
周禮天子七庿文武爲祧諸侯五庿則祧始祖也者周禮
序官守祧奄八人鄭注遠廟曰祧周爲文武王廟遷主
藏焉又守祧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
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
之廟又祭法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
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
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此鄭言祧之義但據
守祧注似有三祧以后稷廟之稱大廟故止二祧若孔君
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又謂文武受命

之王其廟不遷不在七廟數內皆與鄭異王制疏及守祧疏已駁之鄭謂周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者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也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又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又曰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曾子問禮器皆言七廟五廟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皆鄭所本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陳氏禮書云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大祖五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又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雖亦五春秋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今案陳氏又引商

書僞古文七世之廟及王肅等說以駁鄭注今不錄其論五廟則較孔賈爲詳云是亦庿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案祧亦與廟同今接聘賓不于廟而于祧者以祧是始祖之廟比之三昭三穆爲尊接賓客宜于尊者故云祧也魏氏了翁云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今案廟與祧對文異散亦通此經云先君之祧明指始祖廟言之則鄭說未可易矣

賓曰俟閒

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

【疏】正義曰注齊戒毛本作齋戒校勘記云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齋嚴徐集釋亦俱作齊通解楊氏俱作齋案通解曰齋側皆反蓋本齊字故特音之若作齋則不必音矣○賓曰對辭也敖氏云閒暇也 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者此注有二義不欲奄卒主人一義也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又一義也故云且奄方言云遽也卒亦促遽之意見漢書注言不欲以悤遽迫主人故答以俟閒且可容沐浴齊戒也云俟閒未敢聞命者言未敢遵命而即行大禮也命謂既拚以俟之命蔡氏云主人不敢稽賓故曰拚以俟賓不欲奄卒主人故曰俟閒謂俟主人暇時婉詞也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致至也賓至此

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卽鄉者以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於賓也鄭氏敬云致館必以卿重其禮也今案國語云司里授館韋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然則司里授之而卿以君命致之歟　注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者言大夫道賓至館後君復使卿致之以賓初至故重其禮以安之張氏爾岐云以上卿禮致之謂使上卿以束帛之禮致之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郊勞用束帛則此致館亦用束帛可知也吳氏廷華云據司儀云郊勞有儐致館如初儀則亦有儐矣今案鄭言不儐者亦據此經決之以下文卿致命卽云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儐之是無儐也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

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疏】正義曰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爲致飧邪詳又見下章今案朱子說是也上云卿致館是目其事此云賓迎再拜至賓送再拜乃是詳言致館之儀節也卿致命者敖氏云致

其君致館之命也不兼儐說爲是必稽首者如對主君也
注云卿不儐設儐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致館使
卿設儐使宰夫二者不妨並行注云不儐設儐之畢此釋
經退字謂卿致命卽退耳言不用束帛致者因致館用束
帛故兼束帛言之其賓直謂不致耳非不用束帛而空以
辭致儐之謂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
彼注云不言致儐者君于聘大夫不致儐也又引此記儐
不致賓不拜爲證據此則鄭意固直云不致明矣賈彼疏
云聘禮致館之下卽云宰夫設儐此致館下不云致儐故
云君于聘大夫不致儐如是互等之臣皆無致儐也其義
甚明何於此乃生出不用束帛空以辭致之聽說邪云不
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而新至非大禮也者對下致饔餼爲大
禮言之此儐爲新至而設非大禮故不致也胡鎬三禮補
義曰案注初無兼致儐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耳王氏士
讓云設儐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吳氏廷華云卿不
侯設儐者非其職也數說皆是又敖氏謂致館不以幣而
在門外非司儀注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則在門內矣致
館有束帛亦非無幣也○禮經釋例云凡郊勞畢皆致館
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又云大夫帥至于
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此聘禮致館也覲禮郊勞畢

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此覲禮賜舍也注賜舍猶致館也是郊勞畢皆致館也又聘禮致館後云宰夫朝服設飧是致館後即設飧覲禮賜舍後則無之聘禮致館後聘賓不儐使者若覲禮賜舍後侯氏則儐之蓋王朝之與侯國禮不同歟今叅館國中待客處也考之禮有公館有私館曾子問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襍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之家也鄭注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此篇所言館多是私館也下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是也若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聘晉使盡壞其館之垣昭元年楚公子圍聘鄭館于外則當為公館矣

宰夫朝服設飧食不備禮曰飧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飧皆謂是 疏 正義曰周禮宰夫職掌賓賜之飧牽鄭注飧客始至所致禮是飧宰夫掌之故使設之也必朝服者尊賓也 注云食不備禮曰飧者以所陳鼎止有腥飪而無饌又餼設不多故云不備禮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掌客注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又下記注云草次餼飧具輕皆與此注相發明云詩云不素飧兮春秋傳曰方食魚飧皆謂是者詩魏風伐檀文毛傳云熟食曰

一飧鄭彼箋則云讀如魚飧之飧是鄭以素飧之義與魚飧一也案宣六年公羊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勇士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此魚飧之事案勇士以食魚飧爲儉是所食者唯魚無多物耳詩疏引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然則素飧魚飧皆不備物之謂故云皆謂是也或曰飧夕食也此周禮宰夫注鄭司農之說則後鄭已不從之矣或掇毛傳熟食曰饔此飧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爲先故云飧也案下注亦有新至尚熟之說義可兩存焉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中庭之餼也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

【疏】正義曰敖氏云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一也飪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今案掌客職曰饔餼以牢如飧之陳案下歸饔餼賓飪一牢腥二牢此則飪一牢而腥止一牢者降於諸侯相朝也飪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羞鼎三膷臐膮腥鼎七者無鮮魚鮮腊餘與飪鼎同

注云中

庭之饌也者言此皆饌於中庭故云中庭之饌對下堂上及門外言也云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者飪之言熟象秋物熟故在西腥之言生象春物生故在東云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所陳如陳饔餼者言其鼎中所實之物與陳之次序皆如歸饔餼也所實之物卽上牛羊豕魚腊之類餘詳下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者此經云羞鼎而下歸饔餼云陪鼎恐人疑其有異故釋之二者名異實同也左傳曰飧有陪鼎謂此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簋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簋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

疏 正義曰堂上者館之堂上也此館在廟云西夾六公食大夫禮亦在廟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顧命在寢云西夾南鄉則廟寢之制皆有東夾西夾矣下歸饔餼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西夾之西有墉則東夾之東亦有墉矣又云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注東陳在北墉下則夾之北有墉矣竊嘗考之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東夾之北為東房西夾之北為西房中有墉隔之與房不相通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左卽東也右卽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

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爲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西北三面皆有牆故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西夾之西近北者有牆近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坫之處亦稱爲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爲達或專以東西堂爲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平中堂也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楊氏儀禮圖乃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竝列誤矣近焦氏羣經宮室圖又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爲東嚮西堂爲西嚮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爲二哉顧命曰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墉云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亦據南嚮定之也又案顧命注疏解夾之誤鄉纂圖考已辨之餘詳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凡席兩敦在西堂下又下歸饔餼云饌于東方亦如之注云東方東夾室此但云西夾六則無東夾之饌設於饔饌也吳氏廷華云在西夾者廟中尊西也

注云八六者豆數也凡

餼以豆爲本者李氏云凡餼皆先設豆故舉豆數以見其餘也云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而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者皆與饔餼同鄭蓋以鼎同而推而知之也故又云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禾槀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疏】正義曰二十車毛本二誤作一校勘記云唐石經二十作廿注牢十車徐本無牢字與疏不合今俱從嚴本　注云禾槀實并刈者也者槀謂禾稈實謂禾穀并刈謂連槀與實而刈之不去其穀也說文禾嘉穀也段氏注云嘉穀之連槀者曰禾又於稼字下注云全體爲禾聘禮禾三十車是也禹貢所謂總也今案禾以供飼馬之用故致積設飧歸饔餼皆有之上注云禾以秣馬是也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者周禮掌客文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李氏云周禮大夫之車米禾無文此飧禮死牢二而米禾皆二十車饔餼生牢二死牢三而米禾皆三十車知惟視死牢不取生牢之數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據下饔餼言也

薪芻倍禾

各四十車凡此之陳亦如饔餼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之楊作上所

注云凡此之陳亦如饔餼者謂薪從米芻從禾也郝氏敬云供爨曰薪飼馬曰芻今案說文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又云蕘草薪也舊說多以芻為養牛馬之用然上經積唯芻禾鄭但云禾以秣馬不兼芻言詩詢于芻蕘毛傳云芻蕘采薪者然則芻以飼牲亦可供爨當兼二用也

上介餼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

西鼎七無鮮魚鮮腊

【疏】正義曰李氏云鼎七者賓腥鼎之數堂上之饌亦與賓西夾同西夾無饌盛氏云上介之牢西鼎減二無東鼎堂上之餼亦減二無西夾之餼米禾薪芻皆半於賓此其殺也

眾介皆少牢

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熟堂上之餼四豆四盦兩鉶四壺無簋

【疏】正義曰注云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者案有羊豕而無牛謂之少牢此用少牢而五鼎是又殺於上介也李氏云承上文飪知眾介亦飪也少牢饋食禮五鼎此少牢故亦五鼎彼有膚無腸胃此有腸胃無膚今案彼是大夫自祭禮此是人君待客禮故同玉藻朔月五俎之食以示別也云新至尚熟者下歸饔餼士介但有餼而無飪知此不用餘而用飪者以飧是新至之禮尚熟故也云堂上之饌四豆四

簋兩鉶四壺無簠者上介堂上之饌本與賓西夾之饌同此則又視賓西夾之數減之降殺以兩也褚氏云歸饔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空無注所云侯可羣氏協蔡云經唯言皆少牢是并無堂上之餼矣無堂上之饌下於上介也二說似亦可從○盛氏云米禾薪芻賓其百二十車上介半之衆介則無通百入十車而巳益鄉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郝氏謂用車三百六十來而以修費詆經矣國之經費賓祭最鉅皆所以弭災而禱民有不可以儉嗇將之者且遇凶荒札喪則又有殺禮之義見於掌客制之禮者豈漫無撙節於其間哉

右致館設飧

厥明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賓不顧皆主國廟中所行之禮其爲公禮者有五聘一享一聘夫人一享夫人一若有言者又一於是主君禮賓其爲私禮者有二賓私覿一介私覿一公乃送賓出又有問君問大夫之儀此聘之正禮也分爲四節今案四節者一聘享若有言二主國禮賓三私覿四公送賓出問君及大夫○厥明賓至館之明日也

注云此訝下大夫也者

上帥至于館是下大夫故知此訝賓于館亦下大夫非掌訝之官也周禮掌訝中士爲之其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據云卿有大夫訝此聘使卿則訝爲下大夫明矣餘詳下記鄭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下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迎也者此訝是君使之故云以君命迎賓也訝與迓同爾雅釋詁迓迎也又通作御故詩云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云亦皮弁者下行聘時君與賓皆皮弁故知此訝賓者亦皮弁也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俟辨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疏】正義曰辨毛本作辨校勘記云張氏曰監杭本作辨案作辨是也說見士相見禮○此朝亦外朝也　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案皮弁服詳士冠禮周禮司服注云諸侯之白相朝聘皆皮弁服益諸侯在國每日視朝與臣同服朝服今相朝聘用皮弁服加于朝服一等是主相尊敬也又諸侯覲天子服冕服其朝天子及使臣聘天子亦皆皮弁服見通典云諸侯視朔皮弁服者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鄭言此者見皮弁服尊於朝服之義云入于次者俟辨也者鄭

注士相見禮及特牲饋食禮俱云具猶辨也則此辨與具義同謂入大暫止以待諸事備具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者大門謂庫門亦卽外門也此次為賓而設主束賓西故知在西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周禮幕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又掌次職有大次小次鄭注次謂幄也則次之制與帷異此云以帷為之者蓋謂用帷布為之也

乃陳幣

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

【疏】正義曰案下經行聘時賓立接西塾在廟門外而賈人啟櫝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則幣玉皆先設于此可知故云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也又云如展幣焉者謂其陳之之法亦如展幣時所陳也云圭璋賈人執櫝而俟者圭璋重器不陳故仍在櫝執而俟者俟事至乃出之也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

擯為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

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

【疏】正義曰擯謂毛本謂作爲校勘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作謂與疏合亦相去三丈毛本三誤二則鄉受之毛本鄉作鄉嚴徐陳本集釋及禮記聘義疏引俱作鄉又反面傳而上毛本而誤面嚴徐葛本集釋通解及聘義疏引俱作而又此三丈毛本三誤二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三○此三擯陳于主國大門外與賓之介同陳分爲東西兩行也敖氏云擯者上擯也云請事則不爲上擯可知故不必質言之而但云擯者也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也後多類此　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者案鄭注士冠禮云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司儀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此注兼之以釋擯義精矣云紹繼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其位相承繼而出

也者是釋經名承擯紹擯之義也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
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聘義亦
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孔疏承副上擯也紹
謂繼續承擯又引此注及大行人文謂待聘客及朝賓其
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
則士為紹擯者二人李氏云案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
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自相待擯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己
擯數以為己國待賓之擯數也敖氏則謂諸侯待聘賓不
論尊卑擯者皆三人稽氏云鄭據大行人推之雖無明文
可徵亦略得其概敖創為新論竊所不取今案聘使之介
上公七侯伯五子男三人數既以齊等分多寡則主國之
擯人數亦當依齊等而分且朝則交擯聘則旅擯不
傳辭待聘客與待朝賓已有區別則擯之人數與天子待
諸侯者同可也云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
敢質敬之至也者此引以證主賓各立擯介之義云既知
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
敢席尊者啟發以進之者言賓不敢席言與主君行禮故
使擯者出請事以啟發之也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
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
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謂門外上擯

與賓南北相去之遠近也斯時主君立於門內南面大行人云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卿禮下其君二等故知公使者七十步侯伯使者五十步子男使者三十步也云此旅擯耳不傳命者謂但陳列擯介而不傳辭司儀旅擯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皆陳擯位不傳辭也是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而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者謂次介在上介北末介在次介北皆東面末擯在承擯南亦西面所謂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在門之東西兩旁其相去三丈六尺也賈疏云注云西北東南者擯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案此辨極明晰蓋是時賓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闑外西面介略在賓西而向北直陳承擯等略在上擯東而向南直陳也鄭必謂上擯在闑東不在門東若以便於出入傳命也若兩君相朝上君出迎于大門外交擯傳辭則君當在闑東上擯當在門東與承擯末擯門等竝列矣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者案注云進南面揖賓進者前行之謂益交擯傳辭則上擯傳於承擯以次

傳於賓如注下所云是也此旅擯不傳辭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故須揖賓使前李氏云上擯入北鄉受主君命出南面遙揖賓使前上擯南行至末擯南面賓北行至末介北東面相去三丈六尺乃請所爲來之事賓旣對遂入告于公是也褚氏云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面正相去葢自末擯直面至末介北東面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面正對相去三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末介末擯相去同故注云亦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以下言交擯傳辭之法云云耳者見惟天子於諸侯則然考朝覲傳命卽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是也會同亦傳命覲禮曰四傳擯是也禮經釋例云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傳擯卽交擯司儀注云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者如傳而出則鄉主君受命傳而入則鄉賓受命所謂各鄉本受命也上擯受命於主君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末擯所謂反面傳而下也於是賓之末介鄉末擯受命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上介以告於賓所謂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

下亦如之者謂上介受命於賓反面傳於交介交介傳於末介於是末擯鄉末介受之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主君所謂亦如之也此交擯傳辭之法鄭幷言之以曉人也互詳覲禮注案聘用旅擯不交擯而聘義云介紹傳命者孔疏云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是也又鄉黨記君召使擯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傳辭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江氏永云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卿來聘意其爲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云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者案考工記匠人曰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盧氏詳校云徹轍通說文無轍字今案此徹謂車轍也鄭以諸侯庫門廣狹無文故取天子應門解之天子庫門在應門外當更廣於應門矣旁謂門之兩旁每旁加一步步廣六尺二步一丈二尺合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也所以每旁加一步者以擯介之立不正當門于出入乃便也云今文無擯者蓋今文此節幾闕脫落四擯字也或曰注當云今文無擯者蓋出請事上今文無擯者二字耳○江氏永云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

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許乃許而納賓所謂旅擯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己謙矣司儀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旅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卽納賓是併無禮不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僻略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通朝聘言之也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蹙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雖旅擯亦有三辭也今案聘義曰三讓而后傳命鄭注此賓至廟門主人三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孔疏云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聘禮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此云廟門誤也案司儀疏謂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己卽本聘義注為說但聘義三讓在傳命前故鄭據賓言之司儀渾言三辭則當如江說也此條可補注所未及故附錄之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裼

疏正義曰注云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者案擯司儀諸侯來朝公當迎之于大門外今臣來聘迎之于大門內是

降於待其君也禮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生人尊者于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下云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以納賓是上擯之事上云卿爲上擯言納賓則其爲卿可知儀禮釋官云對言之則上大夫爲卿散言之則上大夫與下大夫皆通稱大夫春秋卿亦曰大夫是也此篇之內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今各依文釋之上云於是賓主人皆裼者李氏云未執玉尚文飾也今案此因經但云皮弁未言裼襲故注明之敖氏云納賓之辭曰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賓入門左

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

【疏】正義曰入門入大門也入門左由闑西也敖氏云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又曰公事自闑西亦謂此時也注云內賓位也者謂賓入而位于門內也云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謂不敢與賓竝立少退於後也據此則賓亦北面可知故下注云公南面拜迎也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者先時擯介皆陳于門外今介隨賓入則擯亦隨入可知李氏云擯介面位與下入廟門之位同敖氏於上納賓但云上擯出入納賓而承擯紹擯則皆立於門東北面故於此但云上擯入門而右惡謂承擯紹

擯初時未出也其說非是云上擯進相君皆以公將拜故也

公再拜

南面拜迎

【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面面拜迎于入門右之處明矣公迎大夫乃再拜者尊國賓也相見禮主人於降等者不出迎一拜其辱今案注云南面拜迎義已詳上敖氏以為面面恐非

賓辟不答拜

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

【疏】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唐石經釋文嚴徐陳閩葛本通解楊敖俱作賓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客案下賓三退負序疏引此亦曰賓辟今案集釋陳鳳梧本亦俱作賓

注云辟位逡遁者說文逡復也遁遷也段氏注云復往來也遷遷延之意逡遁今之逡巡也儀禮鄭注用逡遁十有一云不敢當其禮者釋經不荅拜之義曲禮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謂此詳士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下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竝而鴈行旣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竝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

【疏】正義曰校勘記

云賓入楊氏入誤作立卑監本誤作畢○賈疏云入大門
東行郎至廟門其閒得有毋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
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
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巳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
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通入門則相遠
是以毋門皆有曲有曲郎相揖故毋曲揖也令案公揖入
者入雉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爲大門雉門爲中門
廟在中門內此爲定說賈疏之誤後人多辨之繩軒讀經
記云案上文巳云賓入門左此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
門則此揖入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蓋入雉門矣賈
以爲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既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邪
毋門毋曲本爲兩事毋門相揖毋曲相揖也賈云門皆有
曲亦非又劉氏敵載氏震金氏彆皆以廟爲在中門之內
劉氏說詳覲禮戴氏三朝三門考云聘禮曰公出送賓及
大門內周官司儀日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
日咎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
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
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
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毋
不出祭門諸毋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

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諸
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
也左傳曰閒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宏
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
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金
氏鴞廟在中門內說云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毋
門毋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
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毋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
門郎得及廟何以有毋門乎貫疏謂經三閤門乃至大祖
廟江愼修極稱其說鴞竊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
當特尊於羣廟故祧祫之禮必合食於大祖廟大祖東向
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竝
列晉孫疏謂外爲都宮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大而南朱
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毋門之門文承大門入南而
言其非閣說可知同禮毋門讓於客周官閤人王宮毋門
四人與此毋門文曲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毋門後言及
廟則毋門爲庫雉二門甚明貫以爲閤門誤矣毋曲者謂
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折而北是又一
曲曲不屬於門貫以爲門皆有曲抑又誤矣今案此經毋
門金氏以爲庫雉二門甚是蓋公迎賓于庫門內賓入庫

門公拜賓辟於是公乃揖之使北行入雉門旣入雉門公
又揖之使行於是折而東則有東曲之揖折而北則有北
曲之揖故言每門先於每曲也於是乃至廟門或謂宗廟
外爲都宮則每門中兼有都宮門在內然總不得以每門
爲廟中三闍門蓋每門之揖在前及廟之揖在後經文次
序顯然不容紊耳至廟制金氏以朱子孫毓之說爲是賈
說爲非王氏士讓吳氏紱吳氏氏廷華褚氏寅亮皆與金同
舊謂廟卽竝列而大祖居中亦自有門豈有大祖廟南向
無門而必出西二廟閤門側入之理此其還廳說經決不
可信者也注云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者經實疏
云以人意相存偶也禮經釋側云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
皆有相人偶之文疏末明析又中肅仁者人也鄭注讀如
相人偶之人孔氏無疏朱文公王伯厚皆不知出於何書
侯考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此賓爲聘賓與主君
尊卑不敵故入必後君言凡者見入大門中門皆如是也
云介及擯者隨之竝而鴈行者謂上介與上擯竝次介與
次擯竝末介與末擯竝各隨賓與君行而上介上擯在前
次介次擯末介末擯以次在後略有參差如鴈行也云旣
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者謂旣入門則介左擯右亦如
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云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

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者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
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
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
者亦玉藻文彼注云辟尊者所從也云此謂聘客也閾門限
鄭引玉藻者證君與賓入門及擯介隨入之儀也李氏云
凡門之中央所豎短木謂之闑門之兩旁長木謂之棖棖
闑之閒謂之中門兩君相見主東賓西各由中門而入擯
介隨之鴈行參差於其後上擯近西上介近東而拂闑大
夫直君之後士介拂棖聘賓入門還依爲君介時近東而
拂闑不敢中門也云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
不敢與君竝由之敬也者此申言賓入不中門之義也云
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者此申言介拂
闑以下之義也卑不踰尊者之迹謂上介上擯拂闑後於
賓與君大夫介士介又以次略後是不踰也云賓之介猶
主人之擯者謂玉藻拂闑以下雖止言介共賓主國擯者
隨入之儀亦同也○賈疏謂門有兩闑楊氏復云玉藻疏
云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則門只有一闑爾雅櫽謂之
闑注云門中之櫽名闑當以玉藻疏及爾雅爲正張氏惠
言云案聘禮疏先云聊爲一闑言之下乃申二闑之說則
一闑爲古說二闑乃賈意也今案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

事自闑東言闑東闑西而不言東闑西闑則其無兩闑明矣賈氏說於經無據不可從近盛氏世佐焦氏循猶用其說非也朱氏大韶詳辨之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先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卽位而俟之

疏 正義曰注公迎賓下毛本無于字嚴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廟卽大祖廟上經云先君之祧是也本敖氏疑爲高祖以下廟非公立蓋南面敖氏以爲西面亦非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每門不得指廟門言明矣注云公揖先入省內事者以下經云賓立接西塾不言入則此時公先入可知也曲禮曰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是言卿大夫士之禮彼注云雖君亦然賈疏謂省內事卽請入爲席之類是也云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曲禮請入爲席下又云然後出迎客此平等之客禮當出迎今聘賓是臣與君尊卑不敵故君既省內事立以俟賓不復出於禮可也君行一臣行二下經賈疏謂出齊語晏子辭王氏應麟云見韓詩外傳今案齊語無此文韓詩外傳卷四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

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遬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此鄭注所本也張氏惠言云此君所立中庭與後裼降立同處當在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霤賓入門左曲公南面與揖賓北曲公西南而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今案此篇注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三義各有取不必拘泥此節張說得之賈疏頗支離下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案襄七年左傳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正與此相反朱子語類問行一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益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蹤也意略近之又下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此則主君在東聘臣在西今不於兩楹之閒而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是臣更向東行義至明也云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卽位而俟之者公迎賓時上擯承擯紹擯在大門外餘卿大夫士不見入廟之文而廟中襄事有宰及宰夫等官是君未入廟時卿大夫已先入卽位而俟矣故鄭明之李氏云卿大夫先卽位者於外無事賈疏云公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餼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賓立擯西塾

揆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

【疏】正義曰此門外之西塾也餘詳士冠筮與席具餼于西塾下注云立近塾者己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上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是與主君交禮也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是將有出命故俟之於此也蔡氏云斯時賓在廟門外西塾之南而東面也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張氏惠言云介西上則賓在幕西東面可知故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也云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者此後不見上擯入廟之文而下云擯者出請命明公入時隨入可知言東上者明承擯紹擯亦隨入也李氏云下文介入門左北面西上知擯入當門東東上褚氏云凡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士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右彫几

【疏】正義曰注依前設之陸氏云依本又作扆注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者几筵有爲人設者有爲神

設者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下此受聘於廟中宓依於神蓋臨之以先君以結二國之好故爲神設几筵也云賓至庿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上云賓立接西塾下云几筵旣設是賓至廟門乃設之也司宮詳燕禮依詳覲禮儀禮釋官云案下經日宰夫徹几改筵則設之疑亦宰夫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几席可證也云席西上者下禮賓注云賓席東上此爲神布席故西上也禮經釋例云几賓至廟門皆設几筵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又聘享畢宰夫徹几改筵覲禮但云天子設斧依于戶臚之閒左右几不云几筵文不具也是賓至廟門皆設几筵也士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右几使者玄端至事畢請醴賓主人徹几改筵昏禮使者猶諸侯之聘賓故其儀略如聘禮也又昏禮親迎壻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右几又云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庿門揖入壻至女家則爲賓故亦設几筵也亦有不几筵者聘禮聘遭喪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庿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又云小聘曰問主人不筵几注記財於聘所以爲小也故聘禮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又聘禮賓問卿卿受于祖廟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注不几筵辟君也又士冠禮賓

至廟門不云几筵此禮主於冠故異於賓客之禮也云上
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擯
至言彌信也者待謂待設几筵也命謂聘君所命使來聘
之命至此請受之不敢稽賓也敖氏云請命請致其君命
也亦通前此但云請事請行未敢必其聘己至此始云請
命是言彌信也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右彫几者
此引以證所設者係用諸侯祭祀之几筵也敖
氏云注似脫加莞席粉純五字詳公會大夫禮

賈人東面

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

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
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
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不言裼【疏】正義曰注鄉釋文作鄉
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張氏曰釋文云鄉許亮
反下同前釋南鄉云下以意求之以二音攷之對鄉之鄉
從鄉曩鄉之鄉加日此曩鄉之鄉也宜加日後鄉公鄉將
鄉時鄉以皆同從釋文今案戴校集釋改鄉從之○賈人
東面坐啟櫝與在圉面面異者主賓之地妹也敖氏云玉
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　注云賈人鄉入陳幣東
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者上文賓入久乃陳幣是時賈
人即東面俟彼不言而於此言之者以其啟櫝有事故就
此著其面位也云授圭不起賤不與爲禮也者以其坐啟

櫝卽坐以授上介賈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賤不與上介以爲禮也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者江氏永云裼襲所以分別文質質事用襲文事用裼質又有三一是禮盛爲質一是輕略爲質一是父蕪無容爲質此云賤不裼者亦是輕略之意云繅有組繫也者詳下記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

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繅拚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疏】正義曰賈人不徑授賓而上介執以授賓尊卑之節 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及授賓皆東面褚氏云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西面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人在賓南偪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介授圭而西西者詔授也注說是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者以執圭行聘是賓之事敖氏云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聘時執玉者必襲也屈繅義詳前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者李氏云藉者薦也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於東帛有藉也襲者禮至敬尙質裼者禮差輕尙文賓執玉公受玉皆

襲所謂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所謂有藉者則裼今案鄭引此者證執圭行聘宜襲而不襲是盛禮不枉於己也若以垂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則此經明云執圭屈繅是無藉矣何云不襲乎互詳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

賓襲執圭

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

【疏】正義曰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鄭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是也孔疏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今案鄭注以聘對享言孔疏以賓對介言皆足釋此經襲之義經至是言襲則賓前此不襲可知矣 注云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者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又曰君在則裼盡飾也是平時以盡飾為敬今執圭盛禮其敬有異於常時而又以盡飾為敬則執圭之敬不見故云蔽敬也云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者此引以證襲不尚文飾也玉藻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而襲卽至敬無文之義盛氏云執圭必襲者以質為敬也以質為敬者敬之至也是也云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者亦玉藻文引

以證執圭空襲之義彼注云尸襲尸尊執玉龜襲重寶瑞也孔疏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

擯者入告出辭玉

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

疏 正義曰注云擯者上擯也者以相禮是上擯之事故知擯者爲上擯也前後言擯者放此云圭贄之重者莊二十四年左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玉郎圭璋璧琮之屬是圭爲贄之重者也此圭瑑圭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者以圭爲重器故辭之聘義曰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辭亦是致尊讓故注云亦也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是辭玉之禮春秋時猶有存者杜注謂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非矣但彼言三辭此不言三江氏永以爲省文見前敖氏則云此辭亦禮辭耳賓對則擯者復以入告而出納賓也

納賓賓入門左 公事自闕西

疏 正義曰前云賓入門左大門也此入門左廟門也注云公事自闕西者玉藻文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

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此引以證入門左之為入自闑西也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今文無門

疏 正義曰注云隨賓入也者上云賓入門左此云介皆入門左明介隨賓入自闑西也云介無事止於此者對主國擯者有相禮之事也其位則北面西上者上介在西次介末介以次竝立而東必西上者賓入門至門內霤曲而西行故以近西者為上也云今文無門者謂今文無門字於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鄭注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司儀又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鄭注相為國客謂相聘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今案司儀注以相為兼擯介言而經文於朝則云唯上相入於聘則云唯君相人謂唯主君之相得入而聘臣之相不入與此異賈疏則謂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其賓皆入與此同也朱子云疏說與此不通當闕然則必欲奉合二經為一非矣

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

疏 正義曰注云若與賓也者訓君

與賓揖也云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者此節賈疏印本差誤朱子更加考定云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旣曲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霤相近而揖也今案禮經釋例亦以賈疏爲誤不可讀更申明之與朱子更定文稍異詳士冠禮至于庿門揖入三揖下據賈此疏云非謂主君更向內霤相近而揖則前公揖入立于中庭疏謂主君立近內霤者非矣

至于階三讓讓升 疏 正義曰詳士冠禮至于階三讓下

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 疏 正義曰詳士冠禮及前及庿門公揖入下

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 疏 正義曰下云公左還北鄉則公初時升堂西鄉可知故注以賓東面爲與主君相鄉也敖氏云西楹西言其東西節也

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宊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 疏 正義曰鄉毛本作鄉嚴本同戴校集釋改鄉今從之注云鄉公所立處者卽鄉者公揖入立于中庭之處也云退者以公宊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

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還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疏】正義曰公自西鄉轉而北鄉故云左還凡堂上之拜以北面爲正故知左還北鄉爲將拜也堂上之拜皆北面詳士冠禮宿賓下**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論語趨進翼如也卽在斯時江氏永云公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曰擯者進卽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紓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坐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襄九年同盟于戚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此五事皆有辭無常者也凡發足向前爲進又云趨進廟中相禮

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擯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論語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今案鄭必知進阼階西面者以下云公當楣再拜則公斯時在東楹西可知此進爲贊公拜且代公釋辭空近公故知在阼階西面也此云進而不贊云公升則位仍在堂下可知公食記云所謂卿擯由下也

公當楣再拜

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 疏 正義曰褚氏云當者面向之也葢在楣下少南 注云拜貺也貺惠賜也者以當楣之拜爲拜貺而又轉釋貺字之義也聘義曰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孔疏云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貺之義言主君所以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然則此拜爲拜聘君之命敖氏云爲將授玉非矣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郭注門戶上橫梁此則謂堂上東西兩楹閒橫梁也詳士冠禮賓升當阿致命下

賓三退負序

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辭者以執圭將進授之 疏 正義曰李氏云序西序敖氏云公再拜之閒賓凡三退見其頃刻不敢安也三退則負序而立矣此拜雖非爲己然猶不敢自安若是敬之至也 注云逡遁義詳前云不言辭者以執圭將進授之者李氏云司儀職曰拜客三辭凡

為人使者不荅拜褚氏云退卽辭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云辭而云退以對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賈疏誤今案鄭注司儀云客三辭三退負序也則固明以二經義同褚說是矣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

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凡襲於隱者公序坫之閒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言獨之獨要義作側可知也單疏要義無知字案賈疏云無正文故云可也則無知字明矣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知字仍存之

云側猶獨也者秦氏蕙田云案經文云側者皆訓獨不獨聘禮為然盛世佐以側為堂東偏非詳士冠禮側尊一甒醴下云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案大射儀小臣正贊公襲此無贊之者是自致敬以尊賓也凡執玉必襲公至是始言襲則前此不襲可知云凡襲於隱者謂凡襲宜於隱處云公序坫之閒可知也者賈疏云士喪襲於序東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坫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坫北今案此可推而知故經不言襲處也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賈疏申鄭謂于

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又云兩楹之閒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今案是說頗疑之凡言之閒者必有兩物對待而後可云之閒今鄭賈以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解東楹之閒爲更侵東半閒則經文與字及之閒二字皆無著矣惟李氏集釋云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爲兩楹閒凡敵者受玉于兩楹閒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也下賓覿受幣當東楹覿私事賓又立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拒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據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閒爲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覿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吳氏章句云中堂東西當兩楹之中曰與東楹之閒蓋中堂之東東楹之西二者之閒也此二說較爲得之君行一臣行二詳前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下**擯者退**

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疏】正義曰此廟門內之東塾也負之者北面下禮賓節亦有擯者退負東塾之文郝氏謂俱出廟門外非江氏筠云案公受玉而擯退者於時賓將降出聘事畢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裼降立卽出請賓其賓升筵而退者於時有宰夫相己無事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用束帛復進相幣俱不應在廟門

外今案經云擯者退不云出則在門內明矣江說極得經意　注云反其等位無事者李氏云等位承擯以下門東之位故本無等字或遂以爲衍文非也

賓降介逆出 逆出由便【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闕葛俱誤作質○李氏云賓不拜送玉者爲君使也逆出後入者先出蔡氏云介立門左北面西上近東者先出由便也今案惟其逆出下云賓出則俱出矣

賓出 聘事畢

公側授宰玉 使藏之授於序端【疏】正義曰授毛本誤受○云側授者無贊也宰大宰也下同鄭知授宰玉使藏之者受藏之府屬宰也知授於序端者以下始云降則斯時在堂上授矣故知於序端也序端東序端也

裼降立 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禪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裼皆作賜【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褎陸氏曰本又作褎禮張氏曰監本以禪爲禮於裼本作如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者凡服內外之次冬則親身有禪衫又有襦衿外有袍繭袍繭之上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

之上加上服夏則不服裘用葛也亦無袍繭葛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春秋則裘服袷褶袷褶之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汪氏鋼云冬則裘上爲裼衣春夏秋卽以袍中衣爲裼衣論語邢疏謂夏時中衣在葛之內而冬時袍繭之內又有中衣失之矣邢疏冬時內有袍繭而此節賈疏只言襦袴而無袍繭亦其疏略處知中衣爲在表裏之中則知邢疏之失矣知北地嚴寒衣裘未有不先衣袍繭者則知賈疏之疎矣今案衣服內外之次邢疏與賈疏妹禮記玉藻疏引皇氏說亦未詳析今依汪說訂定於上此注云免上衣者上衣卽上服謂行禮時所服於外者如皮弁朝服之類是也裼與襲對袒去上服以露裼衣謂之裼掩其上服不露裼衣謂之襲上服內卽是裼衣裼衣內卽是裘葛別無一重襲衣各疏皆然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孔疏謂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爲皮弁之屬其有說非是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者此申言用襲裼之義禮尙相變卽表記裼襲不相因之義已詳前云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者此引以證裼爲見美襲爲充美也李氏云裼衣皆象其上服與裘之色江氏永云見美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裼衣內裼衣與裘同色見裼衣則知其是某

裘孔疏謂見裼衣之美非是云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者鄭注玉藻云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鄭旣引玉藻之麛青豻褎而復引論語者見服皮弁時裼衣雖有絞素之殊而裘則同用麛可知以皮弁色白白麛裘亦白故也麛係子論語作麑同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之裼衣象裘色也孔疏天子視朝之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于天子朝亦然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麛裘大夫士亦然故論語注云素衣其國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卿聘外國享亦素衣麑裘裼衣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今按熊皇異說後人多以皇氏說爲優賈疏謂主君用素衣爲裼使臣用絞衣爲裼於經無據又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謂君麛裘還用麛褎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用青豻褎是也云裘者爲濫表之爲其褻也者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取溫裕是裘者爲溫服之所以禦寒也鄉黨圖考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有虞人反裘而負薪之喻今案新序云反裘負芻愛其毛也然則常時服之正毛在外矣毛在

外則褻故必表之表之謂裘外有裼衣且有上服也云寒者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者見裘葛皆有裼襲也王氏士讓云夏葛冬裘皆有襲裼之空春與秋亦然故經文只言襲裼而不言襲裘裼裘學者第據玉藻文謂惟裘有襲裼誤矣江氏永云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裼襲惟玉藻云見美充美係專指裘言之非冬月服裘時則但取禮何袒變耳云凡襢裼者左者襢與袒同說文作但云但者裼也袒則訓為衣縫解與但異今經典相承袒裼字皆用袒亦作襢此注與覲禮注云凡以禮事者左袒義同禮事即吉凶之事也江氏永云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古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裼或連言禮裼者袒而有衣也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古人自是有左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為之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之說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注凡襢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蔡氏德晉云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

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帷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唯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又云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又云裘外裼衣即朝祭服朱氏大韶駁之云古無以卷袖為裼者誤解為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朝祭各有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語緇衣羔裘即玉藻羔裘緇衣以裼之言裼之者所以裼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緇是裼衣與正服異今云緇衣為朝君正服誤甚聘禮聘君與賓俱裘享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注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坐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大射小臣貫袒公袖朱襦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袒乃設拾拾當以韝於襦上射所以必袒者袖窄恐礙弦故袒而以拾韝於纁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則肉袒惟袒為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著襦肉袒則內不著襦以拾韝於臂上若但為卷袖

而露臂袖卷必襬襞而上攤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旋
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裼之衣
曰裼掩而不開曰襲從無以卷袖而露其裘爲裼者今案
蔡說多憑乙斷朱氏駁之是矣二家之說甚繁今不具錄
至江氏謂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內袒也然射禮言袒
朱繻袒繻繻是袒而有衣何以亦單言袒乎又據鄭注謂
袒而有衣曰裼然詩鄭風袒裼暴虎毛傳及爾雅皆訓爲
肉袒則袒而無衣何以亦稱裼乎案說文但裼也裼但也
二字轉相訓則或言袒或言裼或連言袒裼其義正同不
必過爲區別惟有見體之袒裼詩袒裼暴虎及孟子袒裼
裸程是也有見衣之袒裼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
毛氏奇齡經問云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
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遂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
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
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
袒裼則衛風衣錦絅衣裳錦絅裳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
於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
有裼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
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裼之而美見襲
揜之而美不見櫝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去衣

之袒裼爲褻加衣之袒裼爲敬明有分別矣今案毛氏謂袒裼有不同其義甚精但以去衣加衣爲說則猶未確袒裼皆是去衣惟去衣而見體之袒裼爲肉袒故郭注爾雅云脫衣見體也去衣而見衣之袒裼爲文飾故鄭此注云免上衣見裼衣也袒裼襲之義互詳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下云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者謂降而立于庭以待賓入行享也前行聘時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故知此立亦于中庭也云古文裼皆作賜者胡氏承珙云賜古文假借字朱氏大韶云賜疑裼之誤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古文借裼爲裼耳今案賜與裼聲義皆不相通疑朱說是

擯者出請 不必賓事之有無

疏 正義曰聘之後有享但不敢必其有無故出請耳褚氏云行聘之期訝賓於大門外矣擯者又出請事蓋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爲聘己也謙之至也正聘己行至於將享擯者又出請焉至享禮既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事蓋不敢逆料爲賓必無事而遽行禮賓之禮謙之至也至私覿已行眞無事矣然猶未敢必賓謂事已竟也而復請焉必賓告事畢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

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許受

之

【疏】正義曰凡聘覲皆行享禮禮經釋例云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又云庭實皮則攝之此聘畢行享也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此言聘享夫人之禮也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云四當為三此覲畢行享也皆禮之盛者也諸侯使人於諸侯但一享諸侯見於天子則三享覲禮又盛於聘禮也至於問卿之禮則摯與庭實同受士昏禮納徵亦然士相見之禮但受摯而已無庭實又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無庭實也皆禮之殺者也餘互詳覲禮

注云許受之謂許受其禮也敖氏云許許其入也非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

【疏】正義曰集釋注或以馬下有也字

云皮虎豹之皮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為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天下歸己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鄭據下文右首而言故以為右手執前足左手執

後足也柒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
隨入西上注云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
又下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蓋入時皮皆左首不特昏禮
爲然當以彼注左手執前右手執後爲正右首之說詳後
云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者下賓致命時始張皮見文
故此攝之使在內不欲豫見也云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
者謂左手鄉右右手鄉左攝之也云入設亦參分庭一在
南者昏禮設皮之處參分庭一在南見彼記故知此亦然
也云言則者或以馬者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下記曰皮
馬相閒可也是知有用皮者有用馬者故經言則以見非
但皮而已禮經釋例云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動篇晉獻
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
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
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
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
矣左傳哀公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乘
韋若四皮亦庭實也蓋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國不產馬
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覿用馬介覿又用皮
如經所云亦相閒之義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
也者賈疏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覿幣及會

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於君謂私覿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儷皮此皆用麋鹿皮故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執以為摯與庭實不同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疏正義曰張皮執皮者張之也士昏禮記曰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與此張皮同故鄭引以為證張氏爾岐云當賓於堂上致命之時庭實則張之見文相應為節也**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東左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疏正義曰敖氏云再拜受幣其儀亦如初惟不襲耳幣亦兼玉而言張氏爾岐云當公于堂上受幣士亦于堂下受皮　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者蔡氏德晉云謂主君之士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過西容在右士居其左以受皮也今案北面以東為右受皮者在執皮者之西故曰右客昏禮記曰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與此同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者執皮者在東今既授亦由受皮者之前過西而出也下私覿時經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此經不言鄭據私覿文補之故云亦也**賓出當之坐**

攝之象受於賓〔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賓授幣下出張氏爾岐云士初受皮仍如前張之及賓出降至庭乃對賓坐而攝之當對也　注云象受於賓者謂對賓坐攝之示親受於賓也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疏〕正義曰側猶獨也獨授謂無擯贊也昏禮受皮者適東壁此云而東蓋亦然下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皆東藏之內府　注云如入左在前者惠氏士奇云皮四張執者初時行在前者立在左此受者東行立在左者行在前故云如入今案此與昏禮逆退者異云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者案昏禮左首注云象生此右首故以爲變於生也禮經釋例云士昏納徵聘禮行享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士昏執皮云左首聘禮受皮云右首鄭君遂生異議云左首象生右首變於生其說非也蓋執皮者則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執皮者左首而受皮者無文聘禮受皮者右首而執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也鄭氏以士昏爲左首聘禮爲右首敖氏據士昏記欲改聘禮爲左首皆失經之意蔡氏德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右首禮相變也方之舊說爲長矣釋例又云聘賓問卿庭賓設四皮問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郊勞儐使者乘皮設其執皮

受皮之節經皆不詳葢文不具也至於上介覿儷皮入門左負皮公再拜受于中庭不升堂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其執皮受皮之節殺於享禮也上介面卿經但云皮二人贊則又殺可知也餘互詳昏禮記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如公立於中庭以下

疏 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毋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享皆致聘君之命也夫人不可以親受君代受之其受之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若有所問也張氏曰監本無有字 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 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爲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

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旳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因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證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鬯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庭實也今案經但云束帛不云加璧又似無璧矣韋氏云不用圭璧不敢褻也不用庭實禮簡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上云請命此云請事者以其將命之禮已畢故也

右聘享

卷十六終